

永樂大典

卷三千一百五十

永樂大典

卷三一五〇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一百五十

九真

陳

陳規

宋史列傳陳規字元則密州安丘人。中明法科。靖康末。金人入

等州。規為安陸令。以勤王兵赴汴。至蔡州道梗而還。會祝進攻德安府。守
棄城遁。父老請規攝守事。規遣射士張立率兵討進却之。既而在復與進
合。以砲石鷄車攻城東。規連戰敗之。二人懼引衆去。建炎元年。除直龍圖
閣。知德安府。李孝義張世以步騎數萬薄城陽。稱受詔招規。登城視其營
壘。曰此詐也。亟為備。夜半孝義兵圍城。遂大敗之。與群盜楊進相持十八
日。進技窮。以百人自衛。抵濠上求和。規出城與交臂語。進感之。折箭為誓
而去。董平引衆窺城。遣其黨李居正黃進入城求搗。規斬進。授居正兵為
前鋒。大破之。升秘閣修撰。尋除德安府。復州漢陽軍鎮撫使。賜三品服。俄
升徽猷閣待制。時桑仲剽略襄漢間。其副霍明屯兵郢上。規請于朝。就以
明守郢。張浚都督行蜀道。仲引兵窺之。為王彥所敗。仲怒。從數百騎來。難

永樂大典卷之三

一

明。明殺之。奔劉豫。以書招規。規械其使以聞。李橫圍城。遣天橋填濠。鼓譟
臨城。規率軍民禦之。砲傷足。神色不變。圍急糧盡。出家財勞軍。士氣益振。
橫遣人來。願得妓女罷軍。規不許。謂曰。圍城七十日矣。以一婦活一城。
不亦可乎。規竟不至。會濠橋陷。規以六十人持火槍自西門出。焚天橋。以
火牛助之。須臾皆盡。橫拔若去。升徽猷閣直學士。詔赴行在。改顯謨閣直
學士。徙知池州。沿江安撫使。入對。首言鎮撫使當罷。諸將跋扈。請州偏裨
以分其勢。上皆納之。還龍圖閣直學士。改知廬州。尋又召赴行在。以疾辭。
提舉江州太平觀。復起知德安府。坐失察吏職。錫兩官。金人歸河南地。改
知順昌府。葺城壁。招流亡。立保伍。會劉錡領兵赴京留守。過郡境。規出迎。
坐未定。傳金人已入京城。即告錡。城中有眾數萬。錡同為死守。計相與
登城。區畫。分命諸將守四門。且明斥候。募土人。所導間謀。布法租粟。金遊
騎已薄城矣。既而金龍虎大王者。提重兵踵至。規躬探甲冑。與錡巡城督
戰。用神臂弓射之。稍引退。復以步兵邀擊。溺于河者甚衆。規曰。敵志屢挫。
必思出奇困我。不若潛兵斫營。使彼晝夜不得休。可養吾銳也。錡然之。果
劫中其營。藏其兵甚衆。金人告急於兀朮。規大饗將士。酒半。問曰。兀朮擁
精兵且至。策將安出。或謂今已累捷。宜乘勢全師而歸。規曰。朝廷養兵十

五年正欲為緩急用。况屢挫其鋒。軍聲稍振。規已分一死。進亦死。退亦死。不知進為忠也。錡叱諸將曰。府公文人猶誓死守。况汝曹邪。兼金管近三十里。兀术來援。我軍一動。金人追及。老幼先亂。必至狼狽。不獨廢前功。致兩淮侵擾。江浙震驚。平生報君。反成誤國。不如背城一戰。死中求生可也。已而兀术至。親循城責諸酋。用兵之失。眾跪曰。南兵非昔比。兀术下令。展飯。府度且折箭為誓。并兵十餘萬攻城。自將鐵浮屠軍三千遊擊。規與錡行城。勉激諸將。流矢及衣。無懼色。軍殊死鬪。時方劇暑。規謂錡毋多出。第更隊易器。以逸制勞。茂不勝矣。每清晨。輒堅壁不出。伺金兵暴烈。日中至。未中。氣力疲。則城中兵爭奮。斬獲無算。兀术宵遁。錡奏功。詔褒諭之。遷樞密直學士。太平州團練。規奏功。上賜規詔曰。卿應副軍需。安在老幼。誠

永樂大典卷三百五

二

之田皆拍險隘。立堡砦。寇至則保聚捍禦。無事則墾田作。射士皆分半以耕。屯田民戶所營之田。水田畝賦糧米一斗。陸田賦麥豆各五升。滿三年無遺輸。給為永業。流民自歸者。以田還之。凡屯田事。營田司兼行。營田事。府縣官兼行。皆不更置官吏。條列以聞。詔嘉獎之。仍下其法於諸鎮。自紹興以來。文臣鎮撫使有威聲者。惟規而已。規端毅寡言。笑然待人和易。以忠義自許。尤好脈施。家無贏財。嘗為女求從婢。得一婦甚閑雅。性而詢之。乃雲夢張貢士女也。亂離夫死。無所託。當身求活。規即輟女。娶嫁之。聞者感泣。規功名與諸將等。而位不酬勞。時共惜之。乾道八年。詔刻規德安守城錄。頌天下。為諸守將法。主廟德安。賜額賢守。追封忠利侯。後加封智敏。太平州團練。志陳規其先密州安丘人。少負大志。刻意於學。天文卜筮。靡不遁究。年踰三十。以新科明法出身。初任隆德府法曹。再調安陸縣令。靖康元年。詔諸道勤王。規慨然曰。此志士効死之秋也。號召民兵。感以義。得數千人。鼓行而前。至上蔡。遇潰兵。敵遮不得進。勒兵還至應山。會閻僅聚黨縱火焚劫。規與戰于市。寇北而遁。抵郡境。民懼呼以迎。就攝府事。規首修堞壁。礮戈矛。備弓矢。募民入粟。常如寇至。是時王在党忠。嘯倚類。攻城無虛日。規獎督將士。連敗之。事聞。命即真為守。未幾。張世權聚五萬攻

城規選勇敢吏番出戰賊鋒屢挫散去流民入境計口給米全活不勝計
超遣德安府復州漢陽軍鎮撫使李橫掠地過德安合圍計攻城規肩
天石登陴激泉飛抱傷足神色不動令居民伐鼓張幟助聲勢城中糧乏
得陳步屑之雜木皮為粥與士卒同食人殊死守又設托竿以遏鴞車穴
地道以類寨柵橫敗而走城賴以全至於諭吳錫以全孝感之民誘霍明
遣人持書招之規不啓封抵之地曰逆賊負國厚恩尙猶不食其餘吾恨
不磔汝以謝天下顧甘言啗我耶賊其人以書聞上壯之會朝廷議行北
田命諸郡守臣條上公請以兵為農因農為兵詔嘉之被肯赴在所既至
首奏已罷鎮撫且言諸將權重請用偏裨分其勢因疾力請祠居當塗未
幾再被肯赴闕陛對詞旨明切當上意出知順昌府始至巡視城壁多摧
圮料丁立表周遭築甃不淹旬整備招集流移編立保伍百姓按堵後由
選調歷官至侍從常驅馳兵間尤死一生功名與諸大將等而位不至貴
顯公議惜之非當塗青山北每歲春秋郡遣僚吏致祭乾道八年詔刻規
德安守城錄頌天下為請守將法且立廟德安賜額賢城追封忠烈侯勅
爾士而張敬保節下里沒而祖且於刊一方古所謂性德忠烈以父母斯

永樂大典卷三十一百五十一

以。沒而可然於社者非斷人斷。積德禁暴之。官有維師之責。已性其正
且於他時大建侯賜號。日報其為民於其可貴朕然欲無怪焉。可後加封
忠烈知敬。勅士大經理邊防。備其使後之人。祖其故習。以成社教一
方之功。其可不尸而祝之。社而授之于國守安陸。當屬要衝。此而城保器
具。靡不詳。勇至。一方。推所由來。實學於法。朕既以女所守
禦方略。俾其。履項行於諸郡。復加封爵。增貴廟祀。此明。數勅則。其
德安守。臣李公濟。適。父老。請公攝府事。公辟。進士安陸。韓之美。及寓居十
餘人。為屬官。遣射士張立。率民兵索。進却之。人心稍固。是日王在。遣人持
檄諭公開門。公不答。朔日早遊騎至城下。與進軍合。又朔日引眾攻城。公
乃遣人出城。縱火佛舍。與民屋皆盡。懼其。賊也在。又以砲石。鳴車之屬。
進攻城東。公登樓問之。曰何故至此。在曰京城已破。我等皆爭門而出。所
以至此。德安人聞之。皆墮淚。蓋時未知虜已登城也。公謂此皆。說辭。亂語。
叱退之。在圍城十有七日而去。公在郡四年。屢破群盜。傍郡皆失守。惟德
安一城獨存。藏者。俾其能。然。嚴刑重斂。人或以此。疵焉。言近以群賊日滋。
府司。遂措置。迎。遣。彼虜人出。曾免罪。給公。憑令歸。并嚴禁捕盜人。素不

永樂大典

得妄加損害。師次據張世黨納陳智等三百餘人。皆執本府文榜前來投首。已下諸路有盜賊州軍准此施行。從之。公奏本鎮屯營田畫一事。俾自中原失守。諸重鎮多失。惟公與群盜屢戰。自楊進之徒皆不能犯。由是德安獨存。牢城卒方壽等嘗謀亂。公方會食。有告變者。公捕而詰之。問從謀者幾。壽曰。一城之軍。公之左右皆是。今夕舉事矣。公命誅壽。餘不問。一府皆服之。公以境內多官田荒田。乃倣古先田之制。命射二民兵分地耕墾。其說以兵民不可並耕。故使各處一方軍士所屯之田。皆相其險隘。立為堡寨。寇至則相聚捍禦。無事則兼時田作。其射士皆分半以耕。屯田少增錢糧。官給牛種。收其租利。有急則權罷之。使從軍。凡民戶所營之田。水田畝賦粟米一斗。陸井田賦麥豆各五升。滿二年無欠輸。給為永業。流民自歸者。以田還之。凡屯田事。營田司兼行。營田事府縣官兼行。皆不更置官吏。條制既具。乃聞于朝。詔嘉獎。明年。下其法於諸鎮。使行之。初。桑仲既為霍明所殺。其將吏馳報李橫于鄆州。李道聞之。與橫共率兵縞素。圍明于鄆州。攻之彌月。明半夜縋城石壁而下。順流至德安。公謂曰。神鎮撫也。汝為其屬而殺之。如法何。當速訴于朝。以辨曲直。明乃去。公曰。仲明皆賊寇也。今兩亡矣。孝感關令久。公聞韓通在復州之湖中。召使為尉。兼邑事。通

永樂大典卷三百五

四

去縣十里。臨江築壘以捍賊。有告其謀反者。公曰。亂離以來。州郡不為賊破者。德安耳。孝感德安之喉襟。使吾無以制汝。則不汝付也。汝胡為反。道叩頭請死。公曰。吾保汝人言若是。復遣還邑。纔兩日。遽斬謀亂者數人。以獻。公上其功于朝。命之以官。初。橫聞明奔德安。聚眾圍德安。公登城諭之。與和。仍送米百斛。橫受之。公請退兵。橫曰。襄陽兵至矣。無可議者。於城西北隅造天橋。填濠皆畢。乃鼓眾臨城。公率軍民登城禦之。韓通來告曰。李璠有米百斛。路梗不能達。會大風雨。公乘勢呵殿而來。賊疑有神。卒不敢擊。公求援於朝。未報。橫使人欲府之妓女而去。公不可。卒不與。守德安七年。賊不能犯。召入朝。首乞罷鎮撫使。又言諸將跋扈。請用偏裨。以分其勢。上皆善之。知順昌得報。金人入東京時。新東京留守劉錡方送客。公以報示錡。曰。吾軍有萬八千人。而輜重居半。且遠來。力不可支。乃見公問曰。事急矣。城中有糧。則能與公共守。公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公亦力留錡共守。及賞城守之勞。公曰。虜賊敗盟。臣倉皇措置。數日之間。守具畧備。而劉錡將士每出。每捷。致賊不敢逼近城。此皆錡功。臣何力焉。

陳剛中

紹興正論以堅許紀曾平賊。紹興正論。詳見外制。天象志。剛中。字彥深。閩清縣人。科

永樂大典

卷三一五〇

道之猶子。著禮書行於世者。剛中登建炎二年進士第。紹興元年。應詔上書得旨。改合人官。八年。監登聞鼓院。胡銓以直言謫昭州。廷中不寒而栗。其敢與立談者。剛中獨以啓賀之。曰。屈膝請和。知廟堂禦侮之無策。張膽論事。喜樞庭謀遠之有人。身為南海之行。名若太山之重。又曰。知無不言。願請尚方之劍。不過故去。聊乘下澤之車。秦檜大恨之。卜年有告訐者。謂剛中與張九成等。譏訕朝政。詔九成與外任。剛中送吏部。於是以九成知邵州。而剛中知穎州安遠縣。胡銓在新州。復剛中書云。中昨亦風聞足下亦見黜。而不得其詳。蒙諭乃知底裏。輒氣拂膺。古人固有求為葦筍中人而不可得者。自可為足下賀也。其相期蓋如此。剛中到官數月死。其妻禿髮為尼。扶護還鄉。行路往往為之出涕。剛中為人豐肌便腹。骨不勝肉。而安遠地荒僻。瘴癘尤甚。汲水冥器中。須臾墨色。以故仕者多不得免。人固知剛中之必不生還也。悲夫。

陳壽

宋汪玉山集左朝散大夫直徽猷閣陳公墓誌銘 公陳氏諱壽。字國壽。建之建陽人。曾祖德。贈奉直大夫。祖奉議。即致仕。考

賓。贈右朝請郎。妣江氏。太宜人。太宜人蚤寡。惟一子教之。甚嚴。公亦自力於學。中建炎二年進士第。授左從事郎。洪州觀察推官。未赴。權建之崇安

永樂大典卷三十一百五

五

縣丞。會金人入寇。且渡江。諸將不能守。潰兵有入閩者。人情恟恟。縣令與諸佐官皆避之。居民亦驚走。公獨不動。曰。此官軍也。當善待之。既至。犒勞供億。率過其望。帖然無敢譁。又移文前路。使儲峙以俟。兵民舉安。一路賴以無他事。建陽弓手王延勝等。嘯聚燒縣舍。殺主簿。官軍數不利。使者專委公討捕。公糾合民兵得千餘人。逆戰于麻沙。克之。賊所酋掠子女數百。悉放還其家。以功特授左承奉郎。公初未歷任。雖一時守領。而遇事已能如此。監湖州梅溪鎮。通判建康府。連帥故執政。強明過人。寮屬受成事。惟謹。公獨不苟從事。有未安。請問辨析。詞順意為。帥每愾然從之。公初不語人也。大將張公以樞密使視師。即建康治戰船。欲以公提舉。且曰。事畢可轉六七官矣。公以其間曲折。所當議者非一。而共事者皆難與語。力辭不就。張不樂。數引它事相撓。公從容應答。略不以介意。既而張罷兵。妨朝廷下有司考覈其軍中財用。主者以委公。謂公必不遺餘力。公平心處之。不為己甚。張始歎伏。授福建路安撫司。辟差參議官。未赴。丁太宜人憂。服除。知饒州。歲大旱。數買粥。饑民置於食。公精意禱祠。竭力賑濟。時州縣不敢言災異。公獨盡以實聞。所屬弛租賦甚衆。除廣南西路轉運判州。尋知靜江府。兼主管廣南西路經略安撫司。公事靜江。歲於屬縣。科取秣米以

供公庫。又以逃亡稅租均之保伍。至公始皆除之。宿道之在民者一不取。而廉庫皆沛然有餘。蓋公所以理財者有道矣。非如世之以培克取辦也。召對。除直秘閣。知潭州。兼主管別湖南路安撫司公事。未幾。改知廣州。方秦丞相當國。士人在譴者。雖其親舊不敢相誰何。傾險急進者。或窺伺中傷。以為奇貨。公在嶺外。所謂護流人甚厚。監司郡守例獻羨餘。亦有過勉。以避禍者。公獨未嘗獻也。其不為時俗所移類如此。既召對。蓋將有所屬任。公議論復不合。廣州之除。非美意也。方待闕。聞而秦丞相薨。詔以公知湖州。未至。改兩浙轉運副使。公雖若足疾。而治事精明。如平時。然久廢朝謁。不自安。得請主管台州崇道觀。進直徽猷閣。以寵之。尋起知饒州。已而疾益侵。再得請以歸。以紹興二十八年五月丁卯終於家。年六十有二。積官至左朝散大夫。娶唐氏。翁氏。張氏。皆封宜人。五子。長煥。右修職郎。英州真陽縣主簿。奔公喪。死於路。煥。右修職郎。成都府路都鈐轄司幹辦公事。次煥。次炳。次煇。孫一人。坦。公姿貌魁碩。質性莊重。於吏事尤精敏。謀詐案牘。一覽即得要領。至其細微委曲。皆洞見。吏不能欺。約束堅明。未嘗以平伍。軍持。特至州縣。而事皆如期。其剖決滯滯。伸理冤結。戢毒革弊。所至皆可紀。故世率以吏事稱公。然公守正持重。不以進退得失為意。其見義必為。為必不可奪。使其進而立朝。豈苟然已哉。公之用於世。既不盡其才。而世之稱公者。亦未盡也。諸孤以三十年三月甲申。葬公于建陽之招賢里。墓原。某嘗通判靜江府事。亦時相所不樂者。公獨相知。照煇以公行狀來請銘。義不得辭也。銘曰。利不苟就。害不苟避。時雖變遷。一斷于義。隨所試用。到則有聲。曾不一日。立於朝廷。才雖固然。知亦未易。我為銘詩。以告史氏。汪公為此銘十年矣。煇屬書而立於墓。淳熙三年十月二月。始克書之。承事郎。權發遣靜江府。主管廣西路經略安撫司公事。張斌記。

永樂大典卷三十一百五

六

予戊戌歲末寓安國精舍。索居荒陋。懼不聞其過。嘗記晦菴為予言。陳候官之為。今既接而情益親。因得見其先微猷墓志留素。蓋玉山公之文。而書之者。南軒也。其文足信。其書足敬。所以能致文若書者。其父子之賢可知已。東導鄭繼謹跋。秦丞相用陳公為淮西帥。蓋將付以邊事。公以其意叵測。力辭不就。頃年。公再罷。當陽。熹見公考亭私第。公為熹言此甚詳。今不能盡記其曲折也。淳熙辛丑中冬乙亥。因觀汪公所撰志銘。書此以補其闕。時汪公薨已七年。而敬夫明仲亦已下世。令人悲慨之。新安朱熹

書公孫坦藏

陳彥弼

建安志陳彥弼字敏求浦城人以詞賦補大學士霍端友榜擢進士第調無錫尉繼為婺州教官改宣教郎授漳州郡事後因知西全州建炎中奉祠終老于家積官至朝散大夫

陳才輔

夷堅志建炎末建賊范汝為葉鏞葉亮作亂建陽士人陳才輔集鄉兵殺葉鏞父母妻子賊猖獗益甚紹興元年遂據邵城朝廷命提舉詹時升奉使謝爵同招安群盜皆聽命獨葉鏞不肯曰必報陳才輔乃可出詹為立重賞擒獲以昇之鐵選三十輩監守人與鏞一不戒之甚至曰夫去則皆斬欲明日遣使者及諸酋高會而甘心焉監者以巨索縛陳脚倒垂梁間大竹蔑萃其手劒戟成林相近尺許申一刃其利至二更衆皆醉陳熟睡曰才輔本心忠孝為國為民老母在堂豈當身受屠害若神明有知願使此曹熟睡刀自近前為破索出手使得脫去良久刀果自前如神物堆擁陳以掌託斷其股兩手既釋稍板援割截擊縛盡斷遂握刀趨門一人睡中問誰開門應曰我其人不知為陳也曰不要失却賊陳曰如此執縛何足慮及出門已三鼓行穿後巷約一里聞彼處喧呼曰走了賊陳益窘願路旁坎下望竹蒙躡急履其間而千姓齊

永樂大典卷三十一

七

發搜尋殆遍坎中亦下捨刀百十偶無所傷諸人言必歸建陽或向劍浦且分詣兩道把截陳不敢擇徑路但屈曲穿林莽中明日抵福州古田境賣所持刀得錢貲貲直趨泉州就其姊婿黃秀才踰八日而十卒持詹君帖至復成擒陳知不免亟自碎鼻以血汙身作若且死十卒自相尤曰奈何使至此枉置却中真以為因倖不復防閑又三日黃生米視適茶商置酒招黃及十人者商家相去稍遠唯七人往赴留三人護守陳又默禱如黃時三人皆飲所餉酒亦醉黃某作羹一坐房前一吹火竈間一洗菜水味陳東間携棍棒揮擊即死向走漳州竟得脫明年韓蘄王平賊陳用前功得官

陳瀧

蘇州志陳瀧字伯雨五世祖以下自濟居浹紹興初始家于吳水獨儻有晉人風致從周弼馮去非為詩有滄泊集九卷凡四百餘首晚號碧洲翁子鐸字子振詩字子敬能世其業龍興湯仲友高常願遵皆端溥名士同郡陳彥常評瀧鷗高樓梅清湖幽為四詩之趣發于永輯為一編名曰蘇臺四妙發字伯和所居號竹溪永字子久

陳景肅

清漳志陳景肅漳浦人師事東漢有學行登紹興第官至朝議大夫知南恩州子鐸孫植皆以恩補官塔黃克寬以

公保表賀登極恩
補官，繼登戊辰第。

陳序

京口耆舊傳陳序，字序育，尤之兄子，不事科舉，而工於詩。一時鄉曲蘇君序，諱少卿，知柔以能詩聞，序皆與之游。娶寇氏，實萊公準之裔。紹興初，思澧潤之功，錄準後無在者，補序封州文學，部注楚州實應尉，以邊事方殷，罷文吏之為邊尉者，改監行在權貨務都茶場門，任滿，監行在惠民局，繼任編估局。紹興二十五年，春，兼權詳定一司初令，所制定官，滿歲為真，改秩簽書保寧軍節度判官所公事。辛酉，自號碧巖居士，有詩集。

陳之茂

無錫志宋陳之茂，字卓卿，無錫人。宣和初入太學。紹興二年，與張九成同登進士第。廷對忤權臣黜之。九成叩頭殿廷曰：「臣之學不如之茂，臣不當得之，茂能言人之所不敢言，宜獎不置。」上覽對悚然曰：「忠言也。」賜之茂同進士出身，調休寧尉，樞密王倫推其甯召見，除秘書郎，累遷至知平江府。以督相魏公舉陞直顯謨閣。知建康隆興兩府，丞相洪公復薦召對，擢吏部侍郎，兼中書舍人，直學士院。終之茂稟性剛果，立志英特，議論宏遠，深識治體。壽皇初，銳意天下，監察方正特立之士，期致事功，每深器待，將倚大用。及其沒，結紳惜之，為持清勁。蓋尤

永樂大典卷三百五十一

八

有法。弟之淵，字宗卿，曾左氏春秋，與兄之茂同入太學。時號二陳。復聯中張九成榜，教授臨安府，擢秘書正字，後為湖南運使。召還，與兄之茂同為吏部郎中，朝士榮之。終秘書閣修撰，知宣州。為人淵源溫粹，識度冲曠。文尤典綱，立朝澁官，不治資產，澹泊自如。未嘗以名位矜驕，人服其厚德。

陳充

宋汪藻浮溪集右中奉大夫直徽猷閣知潭州陳君墓誌銘。君諱充，字景淵，姓陳氏，世家閩中。昭陵宰相文惠公亮佐之曾孫。文惠事具國史，生述古為正議大夫，贈少師。於君為祖，生知祥為朝奉大夫，知德州，贈宣奉大夫。於君為父。君少英發，警方事紛糝，諸老生未能言之時，已洞然了其微處。及出語，人皆厭服。以父任為陳州商水縣尉，知隆德府潞城縣。縣胥為姦利，持前令短長告郡，郡守惑之。君謂：「讓令使善去，而真胥於法，聞者快之。」以親嫌移滑州韋城縣。改宣教，知通判常州。盜發青谿，湖西諸郡皆震，常當其衝。君親屬夫增，彈濬隄，盜知有備，不敢犯。宣撫司上其狀，遷承議郎，坐小法免。起主管西外宗室財用，提舉福建路市舶。通判太原府、漳州，皆不赴。尋通判泗州。時金人寇京師，泗居東南咽喉地，郵傳不通者百餘日。盜王嗣擁眾數萬，將及城。君白守收民入堡，民玩安不知兵。室人君舍謀為亂，君正色折之，眾遂引去。而圍亦解。頃之

永樂大典

卷三一五〇

淮橋戍卒與李丞相綱所留兵無慮萬五千人寓城中守以無備慄慄然欲亡去君請五日除其憂即夙夜營慮如其所須餉之速元帥府檄書至乃已擢尚書膳部員外郎積勞至朝散大夫知通州運朝請大夫通既遠行朝賊知軍外無援斬賽者引兵十餘萬環之君先士卒棄城至食水蕨四十餘日卒使不能近城而去通人德之家繪君像以祠飲食必祝後數年復過之則父老迎君境上羅拜馬前十餘里不絕未幾宣撫使周望提兵屯姑蘇與通夾江而軍江北今歲以新買江南米至是宣撫司遮之不得渡淮人大饑君請會羅於福山且藉城中能食者日給之通人滋以為德擢直秘閣淮南路轉運副使以分糴請官祠得主管江州太平觀除廣南西路轉運副使會宣諭使明彙詢民間利病君請罷州之為寨者四置柵者三廢柵者二并請置檢察官以收鬻鹽之利罷免丁錢以招材武之人毀七星寨以防敵人對壘之姦嶺南人使之復主管江州太平觀改差兩浙西路安撫大使司參謀大使司罷召赴行在者并還朝議大夫三京等路招撫處置使參謀遷右中奉大夫除淮南東路轉運使進直敷文閣知揚州賜紫衣金魚君至維揚帑庾無一錢一縷一粒之儲而負公私適者萬計居無何兩朝議和郵使往來相屬太母奉梓宮還闕當供億者復

永樂大典卷三十一百五十一

九

萬計君不請于朝不取于民上下充給流冗之歸者亦數萬口異時典方面而長於理財者皆才君之為自以為不及進直徽猷閣知潭州君之得長沙也訓詞甚寵思所以報上者將種種加意一路八州之人亦想見其風采然到官而君病矣一日視事如平時忽持脉曰吾其不起乎以紹興十三年七月丁卯卒于官年五十九君精明勤儉居官有大過人者凡陳請于朝必為可久無窮之利不媮安於目前不規合於時好善任人明於財計下有姦伏發之如神故數經艱危當大事無不談笑而辨加持已廉平經宗祀息不任其孫而任其從兄之子丞相杜克守建康金人猝至其屬陳興宗以金一篋委君已而興宗陷虜中君展轉賊間寧舍已案而保興宗之金訪其子婦之人以為難娶胡氏文恭公宿之曾孫封令今二男四女男曰興祖右從事郎前卒曰紹祖右迪功郎君為帥時皆以恩書為機宜文字女適迪功郎王拯餘未行一孫曰注未官紹祖以其年十月壬寅葬君衡州衡陽縣墓石鄉石門里某與君游最舊且君無恙時若欲得余文傳之不朽者會紹祖來乞銘不得而辭銘曰士之發身唯志與志克勤王家再傳及君大振厥華少而激昂晚益精敏如臨霜空忽見孤集

盤錯必用。所臨有聲。凡今立朝。誰踰仲卿。精神折衝。未老而沒。君何存亡。哀此人物。卷宅異縣。祝融之峯。後人過之。尚式其封。

陳淵

宋史列傳。淵字知默。南劍州沙縣人也。紹興五年。給事中廖剛中言。舍人胡寅。朱震。權戶部侍郎張致遠。言淵乃瑾之諸孫。有

文有學。自瑾在時。器重特甚。岳老流落。負材未試。充樞密院編修官。會李綱以前宰相為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辟為制置司機。且文字。七年。詔侍從舉直言極諫之士。安撫以淵應詔。召對。改官賜同進士出身。九年。除監察御史。尋遷右正言。入對。論比年以來。恩惠太濫。賞給太厚。頒賚賜予之費太過。所用既衆。而所入實寡。此臣所甚懼也。周官惟王及后。世子不。會說者謂不得以有司之法治之。非周公作法。開後世人主侈用之端也。臣謂冢宰以九式均節財用。有司雖不會冢宰。得以越式而論之。若事事以式。雖不會猶會也。臣願陛下凡有錫賚。法之所無。而於例有疑者。三省得以共議。戶部得以執奏。則前日之蔽可息矣。淵面對。因論程頤。王安石。學術同異。上曰。揚時之學。能守孔孟。其三經義辨甚當理。淵曰。楊時始宗安石。後得程頤師之。乃悟其非。上曰。以三經義解觀之。具見安石穿鑿。淵曰。穿鑿之過尚小。至於大原。安石無不。若推行其學。遂為大害。上曰。差者

永樂大典卷三百五

十

何謂淵曰。聖學所傳。止有論孟中庸。論語主仁。中庸主誠。孟子主性。安石皆暗其原。仁道至大。論語隨問隨答。惟樊遲問。始對曰。愛人。愛持仁之一端。而安石遂以愛為仁。其言中庸。則謂中庸所以接人。高明所以處己。孟子七篇。專修明性善。而安石取楊雄善惡混之言。至於無善無惡。又溺於佛。其失性遠矣。邵雍年復資政殿學士。奉朝請。召見于內殿。淵言。億年故相。居中之子。為從宦。而有從賊之醜。乞寢其職。名不報。億年。右僕射秦檜之親黨也。由檜檄之。除秘書少監。兼崇政殿說書。以祖名辭。改宗正少卿。以何錡論罷。主管台州崇道觀。十五年卒。延平志陳淵字知默。以與。之行年十八。首鄉薦。雖大益富。仲益修。然以所學不在是。聞龜山先生傳。河南之道。上書執門人禮。以伊尹之所覺。周公之所思。孔子之所負。顏子之所繼。以求教龜山。少然可得公書。以為深識聖賢旨趣。亟稱許焉。以其子要之。建中靖國二年。龜山任荆南教授。公隨侍。牒試。首選赴南宮。主司。喜其文。欲以魁多士。有指摘其間。用東坡語犯時忌。遂不偶。宣和六年。以持恩授吉州永豐簿。紹興初。除樞密院計議官。以廖剛中。朱震。胡寅。張致遠等。列為除編修官。七年。詔舉能直言極諫之士。胡安國以公應詔。陸對稱。旨。賜同進士出身。除守秘書丞。九年。除監察御史。尋除右正言。以職事上

駱上曰。昔陳確為諫官。論國家利害。係君子小人用舍。及言蔡京等誤國之罪。遠靖康之難。無一不驗。僕使其言得用。不為姦惡所乘。以抵於死。則朕今日豈至於坡草莽。以立朝廷乎。今命卿以此職。注意不輕。勿悞家聲。朕之所深望也。公嘗奏乞。凡賜賚。而於例有疑者。三省共議。上謂宰相曰。朕未嘗有毫妄費。秦檜曰。淵初除諫垣。職在規正。故耳。上曰。淵老成。有學。乃楊時之婿。聞嘗講論語中庸。可於進來。公又言。莫將未應。遽除次對。須其績著。然後命之。且除近下職名。庶合公論。上以為然。朝廷方向儒術。而諫省論王氏程氏之學。至有得失。公即上疏。以謂自王氏之學行。其徒尊之。與孔子等。如以錦繡蒙陷穽。鮮有不墜者。六十餘年。其禍已見。願明示好惡。一切寵黜。上曰。觀楊時三經義辨。足以箴王氏膏肓矣。公曰。穿鑿乃王氏小過。其罪在不道。因歷陳其非。上稱義。時議講和。公恐示人以弱。上既謂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陛下仁智在己。則有餘矣。而獨於勇。未嘗如意。願收異議。以來天下之士。厚積錢穀。以為糗糧之用。密飾諸將。練兵秣馬。以豫立事。而養之以勇。庶幾萬事根本於此乎定。上曰。依子野心。又何足信。朕未嘗不為之備。公奏若有備。正當不露其威。願留聖意。時虜情不測。而秦檜堅主和。公謂和戰不可偏執。上曰。非惟不可偏執。自當以戰

為主。公曰。以和為息戰之權。以戰為守和之備。章五上。言益輕切。檜患之。謂所親曰。陳右省若少減嘿。侍轄禁。從可以次遷。至今察院陳確。喻意。公益不顧。確愀然曰。陳右省天下正人。不可以利害禍福怵也。左丞相趙忠簡公。鼎力排主和之說。而秦乞米。臣僚言和議不便。下都堂集議。公越眾言。以為丞相議是。會忠簡遭臺諫彈擊。公適奏事。力言忠簡可以任天下之重。乞留之。檜聞之曰。是欲實我何地耶。會故侍從鄭億年。歸自偽境。復資政殿學士。公極論其不可。且謂龍以一時之權。初無所補。使使為善者。不勸。為惡者不懼。自壞賞罰之紀綱。而更為今日中興之累也。遂除秘書少監。兼崇政殿說書。公在經筵。每思啓沃上心。時臺諫皆檜耳目。恐主勢孤立。即借漢武尊儒汲黯。而淮南寢謀。及祖宗置臺諫。以尊朝廷之意。檜以公前後所言。皆中其肺腑。詎言官他事論罷。兩奉宮祠而卒。公自少雅為從祖忠肅所知。崇觀間。忠肅在謫籍中。親知長遠垢累。音問斷絕。公獨累糧從之。游至跌產。以及其乏絕。及忠肅之歿。計公侍其左右之日。已三十年矣。或勸其遷隨世。公嘆曰。吾自束髮以來。違事了齋。每蒙教忠之訓。言猶在爾。苟一旦變其所為。縱得好官。將何面目從公於地下乎。忠肅常為榜其所居曰。默堂。以稱其德。故後學不姓字之。皆以默堂稱焉。

陳良翰

宋史列傳陳良翰字邦彥台州臨海人。孤事母孝。資莊重。為文恢博有氣。中紹興五年進士第。知温州瑞安縣。俗號

強梗。吏治尚嚴。良翰獨撫以寬。惟租不下文符。但揭示名物。民競樂輸。聽訟咸得其情。或問何術。良翰曰。無術。第公此心如虛堂懸鏡耳。殿中侍御史吳革薦為檢法官。遷監察御史。孝宗初。元金主襲新立求和。而中原舊人多求歸。詔問何以處此。良翰言。議和復納。降皆非是。必定計自治。而和不和任之。乃可。張浚軍淮泗。以規進取。而議者爭獻防江策。良翰言。當固藩籬。專委任。今捨淮防江。却地奪使。朝廷過聽。使督府不得專闕外事。誤矣。除右正言。金再移書求故疆。良翰言。中原皆吾故土。況唐鄧淮泗。又金渝盟。後以兵取之。安得以故疆為言而歸之。湯思退主遣小使。盧仲賢。李斌。良翰言。仲賢輕儇無耻。斌自北來。難信。又言。廟堂督府議論不同。違奏上聞。皆陽唯諾而陰沮敗之。萬一失事。機督府安得獨任其責。上矍然稱善。朝廷遣史正志至建康。與張浚議事。半悟。良翰勅之上曰。正志亦無罪。良翰言。陛下使浚守淮。則任浚為重。一即官為輕。且正志居中。浚必為去就。上悟。止志為福建漕運。楊存中為御營使。總殿前軍。良翰言。存中久擅兵柄。太上皇罷就。若奈何。復假使名。且慎履霜之戒。疏三上。存中竟罷。

永樂大典卷三百五

十三

李斌不敢涉淮。良翰奏奪其官。仲賢至汴。輒許金人以疆土。歲幣而還。上大怒。下仲賢。欲誅之。宰相扣頭懇請得免。復遣王之望。龍大淵。良翰言。前遣使已辱命。大臣不悔前失。不謂秦檜復見今日。且全要我罷四郡屯兵以歸之。是不折一兵而坐收四千里要害之地。決不可許。若歲幣則俟得度。寢然後與。庶猶有名。今議未決而之望遽行。恐其辱國不止於仲賢。願先馳一介。往俟議決。行未晚也。詔侍從臺諫議多是。良翰遂以胡昉。楊由義。為審議官。與敵議。四郡不合。因辱而歸。思退尚執前論。正言尹穡附思退。以撼督府。良翰為左司諫。疏論思退姦邪誤國。宜早罷黜。張浚精忠老謀。不宜以小人言搖之。孝宗曰。思退前議固失。然朕愛其警敏。冀可效卿其置之。若魏公則今日孰出其右。朕豈容有此意。縱有之。亦豈不謀卿等。此殆言者有異意。卿為朕諭之。良翰頓首謝曰。陛下言及此。天下幸甚。宰相縱無全才。寧取樸實。緩急猶可倚賴。思退庸狡。小黠大癡。將誤國。且警敏二字。恐非明主卜相之法。既退。以上語諭同列。穡勃然變色。明日亦請對。遂罷良翰言職。兩淮既撤備。金大入。孝宗始深悔。太學生數百人伏闕。乞召用良翰。胡銓。王十朋。而靳思退等。思退由是始敗。良翰在諫省。成恭皇后受冊。官內外親屬二十五人。良翰論其冗詔。減七人。知建寧府。福

永樂大典

卷三二五〇

建輝運副使。提點江東刑獄。移浙西。召為宗正少卿。兵部侍郎。除右諫議大夫。良翰言以蜀漢之師下關陝。以荆襄趨韓魏。江淮擣青徐。此今日大計。四川既命大臣。而荆淮未有任責者。亦當擇重臣臨之。上稱善。進給事中。大將成閔冒請真奉。有司坐獲譴。閔門王抃矯詔遣妾人謝顯出境。顯既抵罪。置閔與抃不問。良翰皆駁議。請正典刑。遂改禮部侍郎。不拜。以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召為太子詹事。既見上。屬以調護之責。一日召對選德殿。出手書。唐太宗與魏徵論仁德功利之說。俾極陳今日所未至者。良翰退。上疏略曰。仁德治之本。功利治之效。務本而效自至。今承天意。結民心。任賢能。退小人。擇將帥。收軍情。擇監司。吏久任。皆行之有未至。誠能萃此八弊。則仁德無累。功利自致矣。上為之嘉歎。詔兼侍講。未幾。以疾告老。除敷文閣直學士。提舉太平宮。卒年六十五。光宗立。特諡獻肅。史論見杜莘老傳下。宋朱晦菴集敷文閣直學士陳公行狀。陳良翰早孤。事母孝。遊鄉校。以謹厚莊重為人。所稱。讀書務通大指。為文恢博有氣。紹興初。舉進士中第。授左迪功郎。調紹興府會稽縣主簿。秩滿。循從事郎。知明州慈溪縣事。歲凶。民飢。公輸富室發廩以糴。籍貧民授券以糶。上安下濟。邑人頽之。導德門三鄉之渠。溉田甚廣。改宣教郎。知温州瑞安縣。

事。轉奉議郎。瑞安俗強梗。號難治。或謂公宜厲威嚴以彈治之。不然。不濟公歎曰。縣令字民之官。愛之如子。猶懼不競。況奮其武怒以攝威之。彼亦何所恃耶。催租不下文符。第揭逋戶姓名。通衢為之期日。民樂於不擾。如期皆集。聽訟多得其情。或問其術。公曰。吾何術。第公吾心。使如虛堂懸鏡。而物之至者。妍醜自別耳。雖內憂去官。邑人送者皆泣涕而返。免喪。授衢州州學教授。日進諸生。教以修身厲行之意。不專器人於文字語言之間。轉承議郎。用殿中侍御史吳公葦薦。為御史臺檢法官。權監察御史。上即位。覃恩。轉朝奉郎。時金亮敗盟。既斃而歸。其嗣立新立。復遣使來約。以舊禮修好。而中州遺民。又皆相率來歸。詔問所以處之者。公上疏曰。繼負之民。皆吾赤子。去墳墓。離親戚。捐生業而來。歸我。其義不可以不納。然若許以舊禮。而又納其降人。則異日彼必來索。索而歸之。傷向化心。納之不優。其必定計在我。以自治為先。而和與不和。付之泛應。然後乃可納耳。二者在陛下聖志如何。願熟計之。尋復有詔。問時務所宜。公復上疏。請明階級。以修軍政。核兵籍。以豐財用。禁折變。以蘇民力。省堂選。以抑奔競。內外之官。皆久其任。賞罰輕重。務合衆心。上嘉納焉。隆興元年秋。詔以災異求言。時上用故相張忠獻公。軍淮泗。以規進取。而議者不一。爭獻防江之說。公

於是上既極論以為備邊之要在固藩籬專委任而已。今欲捨淮防。却地奪便。非計也。而朝廷過聽。使督府不得專任。閩外之安。臣竊以為供矣。上然之。除右正言。入謝。首陳納諫修德之說。以開上意。會有飛蝗之異。公又勸上以畏天恤民為心。語益切。於是虜人再移書求復故疆。且邀歲幣。朝議將許之。公入見。上極陳前日講和之失。使山陵隔絕。疆場無備。北方忠臣義士來歸我者。反為虜用。而致怨於我。皆秦檜之罪。今不可以復蹈其失。且中原之地。皆吾祖宗二百年故土。虜盜據屬。况唐鄆海河。又逆亮渝盟之後。吾以兵取而得之者。安得以故疆為言。我亦何說而歸之乎。既而宰相湯思退。力主和。議建遣盧仲賢。李拱。持書幣賜虜中。大臣主兵者。公為上言。仲賢輕保無恥。拭自北來。其蹤跡不可知。宜罷勿遣。姑報以書。徐觀其變。而為之所。上鄉公說。而宰相力爭。竟遣二人行。公又論今廟堂督府。議論不同。凡邊奏。上聞廟堂。皆陽為唯諾。無所可否。而陰實百方沮敗其計。為一與於事機。督府安得獨任其責。上瞿然稱善。以公語語宰相。時楊存中為御營使。悉總殿前諸軍。公言存中自太上皇帝時提禁旅。二十餘年。權勢極盛。中外憂疑。賴太上聖明威斷。罷使就第。今又無故。假以使名。授以兵柄。陰凝冰堅。不可以不戒。願陛下為宗社計。亟罷存中。使

永樂大典卷三十一百五

古

以兵屬三衙。如故事。則天下幸甚。疏三上。論者再竟罷存中。會仲賢等出疆。虜迎勞如禮。朝廷上下皆喜。以謂和議決可指日而定。公獨抗言曰。和議於虜人有大利。四。而在我有未可必者五。蓋罷兵講和。則彼得以坐守中原。休養民力。威制小種。銷伏羣盜。此皆虜之大利。而我欲與為敵國。請復山陵。又必其不求四郡。不索降人。不疑邊備。此則殊未可必。願陛下毋惑羣議。先定久遠之規。以應其變。上欣然開納。既而李拱竟不敢涉淮。公奏論羣官。獨仲賢至汴。輒許以疆土歲幣。輸虜而還。上大怒。下仲賢吏欲誅之。宰相叩頭懇請得免。因極言邊備不足恃。和好不可不修。上不得已。復遣戶部侍郎王之望。知閩門事。龍大淵使虜。公遂與侍御史周公操請見力言。前遣仲賢已辱國命。而大臣不悔前議之失。又欲肆臆決。卻眾謀。不謂秦檜復見於今。且虜書要我罷四郡。先兵。而以其地歸之。如此。是彼不折一兵。而生收數千里要害之地也。臣愚以為決不可許。若歲幣。則俟得陵寢而後予之。庶幾猶為有名。今計議未決。而之望遽行。恐其厚不止仲賢而已。願先馳一介往。嚴堅決。行未晚也。上以公表示宰相。宰相請召侍從。臺諫。嚴之。詔可。公上疏如前。一時侍從之賢者亦多附其說。上遂以胡昉。楊由義為審議官。令專議四郡事。而手詔之望。大淵使議陵寢。梓

官降人遺備四事利害以聞。三人奏上，上獨其姦，凡語之依違轉脫者，皆墨識之，以示臺諫。公因復伸前論，上乃從之。時歲十二月也。除左司諫，會長秋官建官，其內外之屬若干人，公上疏論之，且請節它冗費，始自宮掖以奉遼軍，詔諸以長秋為官者損其七人。它亦頗有所減省。如公請，既而防及由義與虜敵四郡不合，大為虜所困辱，而歸。思退尚執前議。正言尹穡素以諂事龍大淵得進用，又本仲賢姻黨，除附思退以憾督府公。因疏論思退姦邪誤國，宜早罷黜，以靖中外。張浚精忠老謀，不宜以小人之言搆之。上曰：思退前議誠失，然朕愛其警敏，冀可責後效，卿其直之。至魏公則今日人材物望，孰有出其右者？朕豈容有此意？正使有之，亦豈不謀卿等。此殆言路有異意者，卿為朕諭之。公頓首謝曰：陛下言及此，天下幸甚。然宰相之任，古難其人，正使不得全才，寧取椎頭朴實之人，緩急猶可倚恃。思退庸狡，小黠大癡，恐誤陛下國計，且警敏二字，非明主所以卜相之法也。退以上語諭同列，穡勃然變色，明日亦請對。於是王之望為諫議大夫，罷公言職，以直敷文閣，知建寧府。越兩日而有詔，張公罷兵還朝。又兩月，張公竟罷相印去，而和議遂定。如思退等之策矣。時隆興二年六月也。初公惡穡姦邪，而奉韓魏公富貴，易求名節難保之語，以警切之。穡大

愧恨。至是既得陰結近幸，以售其姦，遂連中外之力，先排公去之。然後罷督府，退張公，召還四郡戍兵，緩撤兩淮守備，務以強虜勢，孤上心，而冀其說之必用，不復能為宗社計也。嘗於是乘勢大入，幾不可支。上亦悔誤而太學諸生數百人前後伏闕，再上疏，請召用公，及胡銓、王十朋等，而斬思退之望。尹穡洪造，以謝天下。謂之四姦，思退等由是始敗。然邊備遂弛，不能復張。天下至今恨之。公至建寧，以惠愛撫其民，如為縣令時。掾史以死囚獄具至，錄問，既不承，請循故例，即訊而已。公不可，曰：錄囚于庭，法也。吾何容心哉？既亦卒無釋寃者，未幾，就除福建路計度轉運副使，聽覽不倦。幽隱舉遠，欲行部數，先移文所至，毋得治道路，飾供張，諸州以例致餽一不受。作觀風九詠，以示敦本厚俗之意。轉朝散郎，除江東路提點刑獄公事，移浙西轉朝請郎，以宗正少卿召還。五年，權太常少卿，侍立官給事中。除兵部侍郎，時朝廷欲調沿江數郡民兵，列屯江津，以備虜。公力為宰相，言虜未嘗窺邊，民兵未嘗練習，無故聚集，恐徒擾而無益。語聞，事遂以足疾求去，不許。會浙東有風水之災，杖糶盡壞，州縣不以聞。公以白上，上即遣漕臣按視，蠲租賦，賑流冗。官吏敢匿者皆抵其罪。尋詔公同修國史，轉朝奉大夫。除右諫議大夫。命下之日，中外翕然。時杭州周濬多創攝局。

以私親故秀守徐藏遣吏持錢買燧都下聞之恐懼皆亟罷之公入謝陳
四事曰畏天曰愛民曰修政曰官人因言治劫未易遽言而治象可以立
見陛下誠能盡取天下賢才真之列位自然壯觀朝廷而治象可見治象
見則治劫因可卜矣上曰善六年正月戊辰大雨震雷庚午大雨雪公求
對極陳祗畏天戒勝正庶事之說時東宮久未建復奏手疏言之上皆嘉
納時上已深悟前日和議之失思欲亟致富強以爲恢復之漸而小人乘
間爭售其說有王天覺者以貨結左右陳聚歛擊刺之術皆狂妄率對上
未之察以爲樞密院編修官臺諫攻之不能動公極論之上始開羅遂去
史正志者素以傾巧進至是當帥成都憚遠役則使其黨請復置發運使
而以己爲之上然其說公入奏曰祖宗本建此官蓋沿唐制轉東南以餉
京師今已居東南而衣食其租稅矣又頗分給武昌建康京口諸軍應上
供者數亦無幾而虛立此官甚無謂况正志反覆小人誕妄有素不過欲
假此重權割剝州縣侵牟商賈以自爲功耳自今以往法之既密者不復
寬法之未密者日加密臣恐數年之間民愁盜起有以勞聖慮也疏三上
且面論之益切上亦知正志之妄謂公曰吾姑試之耳公於是退而求去
上封還所奏手札喻公若曰都俞吁咈前聖所不免卿豈可輕去爲高耶

公復求對面請益力上留公亦益至已而發運司爲公私之病果皆如公
言正志遂以罪廢而發運官屬皆罷矣公嘗爲上言曰蜀漢之兵可以窺
關陝荆襄之衆可以趨韓魏江淮之師可以擣青徐三者之勢相爲犄角
不容有偏今蜀道既委大臣關府節制而荆淮之郊東西數千里未有任
其責者願擇重臣分以委之則久遠萬全之計也上曰武臣爲之可乎公
曰文武固無異道但必得真才宿望足以服軍民之心者然後可以濟國
事耳上曰善公言曰中興之初諸將領兵者皆別選精銳數百人自爲一
卒優其廩糈以故驍勇競勸所向有功韓世忠所謂背嵬張俊所謂親隨
劉光世所謂部落是也今養兵雖衆而諸將未聞有能爲陛下拔尤取穎
以生其兼勢者願陛下之有以詔之也上欣然曰此朕意也即下其書諸
將尋以與修玉牒成書轉朝散大夫再上章求去不許七月除給事中會節
將成聞冒請真俸事覺詔罪官吏之出納者而置閑不問閩門王抃招納
妄人謝願燔稱密旨出境生事詔抵願等罪而亦不以及抃公皆處馭議
乞正典刑章上翼日除禮部侍郎公力辭不拜遂除敷文閣待制提舉江
州太平興國宮以去七年詔起公知婺州辭不獲命再踰月始赴道未至
除太子詹事兩詔趣行仍令州郡敦遣公遂入見上慰籍甚厚屬以調護

永樂大典

卷三二五〇

之意。公亦竭誠。辨其凡所以告太子者。無非規戒之言。一日召對東華門。賜坐從容。訪以治道。公論士大夫苟且欺誕之弊。及江湖荒政甚悉。上皆納之。因出手書。唐太宗與魏鄭公論德仁功利之語。而書其後。俾公極陳今日所未至。公拜謝。退上疏曰。臣聞仁德者治之本也。功利者治之功也。大有為之君。務其本而功自至。未有無其本而有其功者也。陛下鑒觀古事。親御神筆。深詔愚臣。以求今日所未至。此堯舜之心也。臣敢無辭以對。臣竊觀陛下欲承天意。而比年以來。水旱間作。數千里間。流殍萬里。是以承天意者未至也。陛下欲結民心。而營造寨屋。民不聊生。死凍餒者不知其幾。是以結民心者未至也。陛下欲任賢能。而張斌一言。遽從外補。正五之兼營。而不伸。是以任賢能者未至也。陛下欲退小人。而正志方逐。張某繼之。張某適罷。韓王入進。是以退小人者未至也。至於欲擇將帥。而內外諸軍。廢則士卒。專事交結。不修軍政。欲郵軍情。而移戍江津。措置失當。使其老幼。狼狽失所。欲擇監司。而以祥刑之寄。付之武臣。欲吏久任。而或到官旬日。即行改易。凡此八者。一有未去。則於陛下深仁厚德。不為無累。臣恐功利之効。未易可致也。願陛下無以仁德為難。而忘為治之本。無以功利為易。而速為治之効。欽崇奉若。以承天意。哀矜惻愍。以結民心。任君子必盡其才。去小人必絕其本。廣搜智略。以司閭外之權。作成武勇。以振三軍之氣。能監司之非人。申久任之良法。自然仁德昭著。功利恒赫。將與唐虞比隆。而視太宗之事。有不足為者矣。疏奏。上嘉歎。再三出以示輔臣。詔以公兼侍講。公以足疾有加。求去甚苦。上固留之。詔聽五日一參。公力辭不許。十二月。以病劇。請致其事。上始知公果病。除敷文閣直學士。提舉太平宮。遣使賜以告身衣帶。公還家。病間。已而復作。再奏告老。遂以

八年四月癸丑。卒於正寢。自疾革。即屏醫却藥。湛然無但化之意。七日而終。享年六十有五。詔轉一官致仕。訃聞。贈太中大夫。公質實無偽。莊毅有守。而色和氣溫。不露鋒角。人有片善。稱歎不已。小有不善。必面規之。自起寒素。以至通顯。奉養益薄。無所嗜好。不治生產。財利祿賜。隨用輒盡。不為毫髮計。留自雁內。既。不復入私室。誨督子弟。接引後進。孜孜不倦。在州縣勤事愛民。號為良吏。及登朝廷。直言正色。遭值聖明。開獎納用。抑邪與正。中外倚以為重。隆興中。協贊廟謀。經營北向之策。尤盡其力。嘗是時。國勢蹙振。不幸為小人所間。以去。比其復來。則事已異於前日。而公亦益老矣。然其氣不少衰。因事獻言。必極其意。而後已。蓋公嘗為人言。先儒有論。為實之仕者。曰。俟吾之飢餓。不能出門戶也。而後計之。此孫言也。而聽者不

喻則其弊無所不至夫飢餓而不能出門戶則死而已矣尚何計之為哉
 公敬遜誠懇非欲以大言夸世者而其語如此足以見其所存之素定而
 所立之非偶然也少時聞潘左文良貴廷叱奏事官竊獨歎曰潘公懸矣
 曷若退而疏之之為得體乎族父某部侍郎公輔聞而賞之曰子少年而
 議論及此異日立朝當必有可觀者願子自愛至是卒如其言所為奏議
 及它文若干卷藏于家娶朱氏封孀人子男四人元壽右迪功郎耆壽右
 承務郎彭壽太學生廣壽勅賜進士出身女二人適右迪功郎郭戡進士
 吳洎孫男七人女三人皆幼元壽等將以是年九月壬申葬公于義城鄉
 壘石山之原以素辱公知待薦寵之厚俾次其行事將以求誌於作者請
 謚于太常且備異時史氏採錄意不得辭謹第錄如右謹狀乾道八年八
 月日前左迪功郎朱熹狀周益公大全集教文閣直學士陳公良翰神道
 碑嘉泰三年自紹興壬午迄乾道壬辰十年之間士大夫舉端人正士陳
 公邦彥必在焉蓋其議論專以格君非定國是扶持公道中遠茲佞為本當
 高宗內禪前二日真之六祭以遺孝宗作其即位偏歷給諫每行其言立
 諸之初召長官俸期大用於他日三聖相遺如此而歲不我與公則逝矣
 天下至今惜之其子耆壽等以書謂某曰先人即世三十年侍講朱公熹

永樂大典卷三十一百五十一

嘗狀其行而墓碑未立為臺虎觀之僚道同志合惟公獨在敢固以請予
 雖老諱尚能追記大略乃序而銘之公諱良翰邦彥字也世居台州臨海
 縣曾祖咸寧妣吳氏祖懷漸妣朱氏父守中贈奉直大夫妣碩人洪氏公
 幼孤天資莊重讀書輒道要指為文氣槩不凡中紹興五年進士第以左
 迪功郎主紹興府會稽縣簿秩滿陞從事郎知明州慈溪縣事導德門三
 鄉渠溉田利民改宣教郎知温州瑞安縣轉奉議郎俗號疆梗吏治尚嚴
 公獨撫之以寬租賦揭示名物人競樂輸聽訟率得其情或問何術公曰
 清水明鏡不可形迹心澄亦猶是矣丁內艱服除充衢州教授轉承議郎
 三十一年冬用殿中侍御史吳芾薦入御史臺為檢法官明年六月擢監
 察御史孝宗覃恩轉朝奉郎賜緋魚袋屬主元顏舊新立求和中原舊人
 多來歸詔問何以處之公言議和復受降皆非是自治可也復詢時務公
 請明階級以修軍政核軍實以豐財用禁折變以蘇民力省堂選以抑奔
 競官當久任賞罰當合衆心隆興元年七月除右正言首陳納諫修德畏
 天恤民語極剴切虜移書取海泗唐鄆且邀歲幣公持不可詔遣小使盧
 仲賢李斌公言仲賢輕保斌北來難信又言廟堂督府異議恐失事機楊
 存中久擅兵柄太上皇罷就第奈何復假使名什以邊事上皆嘉納公因

言權宜與虜和名分不可不正。陵寢不可不歸。四州不可復與。澤附不可遺。邊防不可弛。上曰。朕志已定。於是書用敵國禮而降附。不復遣使。以戶部侍郎王之望知閩門事。龍大淵住議。四郡陵寢。及歲幣事。公與侍御史周操復言。四郡固不當議。若歸陵寢。乃予歲幣。聘使未應出境。有詔侍從臺諫。集議多附公說。上為罷使第。命小臣胡昉楊由義充審議官。十二月遷左司諫。成恭皇后受冊。錄內外親屬二十五人。公論其泛。詔減七人。昉由義既辱命。宰相猶議和不置。且欲罷督府。右正言尹繼助之。公言。絀不用。以直數之間。知建寧府。二年四月也。兩淮已徹備。虜遂大入。上深悔之。太學生數百人。伏闕乞召用公等。不報。用治最。就升本路轉運副使。作觀風九詠。諭厚本善俗之意。行部不許治道供張例。魏皆却之。改提點江東刑獄。又徙浙西。歷朝散朝請郎。乾道四年十一月。以宗正少卿召還。五年兼權太常。又權侍立官。又兼權給事中。四月。擢權兵部侍郎。賜服金紫。浙東賊水敗。秋。稼州縣隱蔽。公白遣漕臣按視振恤。官吏多抵罪。兼同修國史。轉朝奉大夫。十二月。除左諫議大夫。臨安帥多創攝局私親故。秀守遺吏市燈中。都聞公除目。皆懼而輟。公入對。以敬天愛民。修政官人四事為獻。六年正月戊辰。大雨震電。庚午。大雨雪。公請畏天戒。正庶事。儲位未正。

手疏言之。先是。上雖勉從和好。志在恢復。有王天覺者。用聚斂擊刺之術。迎合為圖冊。因近習以進。得樞密院編修官。言者交攻。未聽。因公極論。始去之。史正志。憚守成都。創發運。使得留。公奏。祖宗立國于汴。重兵屯西北。故運東南之粟。今軍國就食東南。此藏安用。既累上。而陳再三。繼以求去。上還其奏。公論列不已。正志竟罷。公嘗言蜀漢之師。下關陝。由荆襄。趨韓魏。江淮。擣青徐。今日大計也。四川既命大臣宣撫。荆淮自當一體。又言中興初。如劉光世之部落。韓世忠之背嵬。張俊之親隨。皆擇驍銳。優其廩。以勵諸軍。故能所至成功。願取以為法。上然之。下其制於諸將。宗寺玉牒書成。韓朝散大夫。七月。進給事中。纔兩月。節度使成閔冒請真傳。有司生獲。遣閩門王抃。矯詔遣安人謝願出境。願既抵罪。而置閔及抃不問。公並封勅還之。明日。改除禮部侍郎。固辭不拜。以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七年。起知婺州。未上。召為太子詹事。連詔趣行。仍命州郡禮遣。既對。上勞勩甚。至未幾。命公與某同對。選德殿。手錄唐太宗與魏鄭公論德仁功利之說。批聖語于後。使極陳今之未至者。公退而手疏曰。仁德治之本。功利治之效。務其本則效自至。今水旱數千里。流殍萬計。是冰天意者未至也。金陵創營寨。使夫凍餒不聊生。是結民心者未至也。欲任賢能而

張斌一言遽從外補。欲退小人而正志方遯。張松繼之。松罷韓王又遣矣。欲擇將帥而後判交結如初。欲收軍情而老幼因於移戍。至如詳刑參用武臣。久任乃復數易。誠能革此八弊。則仁德無累。功利自致。疏奏上悅。以示輔臣。旋命公及其並兼侍講。俄以足疾乞去。詔聽。五日一朝。力辭不允。十二月遂告老。上知公果病。除敷文閣直學士。再提舉興國宮。就賜告身。永帶。八年四月。轉朝請大夫致仕。癸丑卒于正寢。享年六十五。爵臨海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持贈太中大夫。是歲十月壬申。葬縣之義城鄉。壘石山之原。諸子升朝。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妻碩人。未改。累封魯郡太夫人。後公二十五年薨。四男。元壽。通直郎。福建安撫司幹辦公事。後十九年卒。者壽。朝請郎。新發遣常州。彭壽。朝散郎。通判沅州。廣壽。朝奉大夫。行太常丞。兼權倉部郎官。修身好學。皆有家法。二女。朝散郎前通判撫州黃朴。宣毅郎前監兩浙轉運司物斛官吳洵。其壻也。孫男十八人。文之。奉議郎。知隆興府新建縣。前卒。振之。國子進士。揚之。厚之。方之。國子進士。擇之。舉之。奇之。迪。功郎。新饒州司戶參軍。謙之。文林郎。新末州軍事判官。孚之。誠之。太學生。說之。拱之。淳之。詠之。挺之。存之。仔之。孫女八人。長適迪。功郎。南劍州尤溪縣尉。范大雅。次適進士黃如阜。石繼時。迪。功郎。新撫州金谿縣主簿。

趙師羔。文林郎。新潭州湘潭縣丞。趙造。次在室。次適將仕郎趙希賢。次尚幼。曾孫男女二十一人。公質直好義。氣和而守正。早為族父禮部侍郎公輔所知。期以達器。自寒素至通顯。奉養如一。內難後。不復入私室。用度悉出祿賜。未嘗問產業。誨督子弟。接誘後進。孜孜不倦。人有片善。力加稱獎。不善。即規正之。既筮十八年。光宗踐祚。追思舊僚。官未應謚。特以獻肅易其名。禮部尚書尤表之。守台也。邦人之祠。公于學。尤公以為宜。繪公與提刑羅適。及族父小宗伯。合而祠之。榜曰三老。有奏議文集二十卷。銘曰。三聖相授。精一惟心。大政所咨。左右惟人。侃侃陳公。端諒清醇。鴻漸于朝。適宏厥聲。克老欲傳。真諸臺評。重華繼承。地業職親。獻可替否。盡忠竭誠。身有進退。道無訛信。禹在震方。溫文日新。官尹敦互。公惟當仁。胡不萬年。遂都四鄰。天以遺直。成其名。我為銘詩。式紀來今。不願臣良。於昭君明。國朝宋濂文粹題天台陳獻肅公行狀後。濂過涿梁。天台王公完。出考亭朱子所撰陳獻肅公行狀。做濂題識。朱子之文。古今共尊。何敢贊一辭。若公事行。或有闕遺。亦學者之不可不知也。按宋孝宗實錄云。乾道五年十二月。樞密都承旨張說。奏請置酒延諸侍從。上許之。說退約客。獨

永樂大典

卷三一五〇

兵部侍郎陳良翰不至，說殊不平。上遣中使賜以上尊珍膳，說因附奏，臣奉旨集客而良翰不至，是違聖意也。已而上命再賜說復附奏，良翰迄不肯來，夜漏將上，忽報中批陳良翰除諫議大夫，坐客皆愕然。此與唐玄宗時宋璟却王毛仲事正類，非有剛直之操者，孰能與於斯哉。夫自姦檜主和議，而史浩湯思退繼之，牢不可破。孝宗恢復之志，雖上通於天，終莫之遂。不主和者，唯張浚、胡詮、張闡、張震及公等數人而已。公平生大節，此最彰著。故朱子特詳列之，而舍拒說細行，亦紀事之體當然耳。然而朱子修通鑑綱目，環之事何嘗不載。况孝宗之知人，賢於玄宗遠甚，亦法所合書。豈當時弗知耶。抑偶忘耶。實錄舊藏元之內府，革命後竟不知所在。狀中既不收，修宋史者復失於采輯。周公謹紀孝宗聖政，雖曰具錄，又誤指為同時從官陳良祐事。漁恐後人無所於攻，特為補闕。授諸公完使藏焉。公完字繼遠，公之七世孫。今出後王氏云。

陳沃

紹興正論沃字德潤，紹興五年，以左奉議郎知南劍州沙縣丞，薦對除諸王宮大小學教授。紹興府宗正司供職，八年充省試

點檢試卷官。初趙鼎為御史中丞，奏辟本臺檢法，既而不果用。至是始除樞密院編修官，秦檜以趙鼎所引惡之，十年出知惠州。未幾卒。鼎帥越客

永樂大典卷三十一

三

有方疇者，從容語及鼎在相位時事，疇曰：陳德潤編修相公，為獨坐時，欲辟入臺為檢法，及拜秉鈞軸，而陳止除編修。士論殊未慝也。鼎曰：陳德潤真一退堂長老也。其內剛不可屈，某素知之。中間欲除郎，秦檜議不合，遂中報，已而密院秩滿，未及陳亡，差遣秦檜以惠州闕來問。德潤便供願牀更無所請，其內剛真不可屈。沃為政有古循吏風，胡銓在海外，復書有曰：有自潮惠間來者，皆能談公政事，惠愛此殆至誠所發。初無心於政事，而吏不欺，初無心於惠愛，而民自悅。天下之事，未有不誠而能動者。漢之龔黃，初若無所施設，而所居民化者，誠故也。趙廣漢尹翁歸，術數鈞距，設張萬變而俗益醇，不誠故也。某與公相從之久，未嘗聞公講論政事，一旦牧千里，如在家塾，沿郡有聲者，無他，一於誠而已。願公勤而行之，如易所謂立不易方，乃居誠之道也。此蓋公所夙厭者，僕勸公加察，其相勉勵如此。

陳秀伯

宋葉水心集秀伯墓誌銘。平陽豪士陳君亮，字秀伯，少有大志。一時貴人，非其能所致，而終不足以立。視之皆無

如也。紹興六年，上書登聞鼓，陳策十二。明年正月，再上清朝政序，亦十二語，益切。三月，復上兵書，指畫利害尤急。高宗異之，令政事堂召問。君既不

以求知爲是，而言語侵中書，執政固不喜，至召問，君長揖色居，論事泉湧，不屈執政愈怒，奏罷之，君不悔也。特歸，又以三書抵宰相曰：苟違其言，中興之業未見其可，高宗則身修行以來，天下之士四方歛進，接踵釋白袍，取通官美職，衆矣。嗚呼！君之言不用，而身無成，亦豈其命也歟？後七年，君始入大學，學法不許上書，君亦絕，不及當世，獨場屋對策，猶抗如故。以是無所合，夫親遇明主，干說悟意，允筵之室可陞，而登履省之歌可賜，而賡也。尚邈迨不遇，况一夫之取捨，何足動心乎？隱顯窮達之際，在君可無憾矣。君所居號陳營里，其先自蘭溪來，至君九世，先造一宅，推與兄塘，漬疏通衢路，回達華轅，視廂如邦侯，邑君之言，又能薄己厚人，赴其急，時多貸少償，鄉曲常依爲惠主，此雖不足以見君之材，然士蓋有一不得於世，則消墮摧折，併其餘不能有爲矣。是固不可無錄也。君年七十卒，淳熙五年十一月九日，十年十月辛酉葬東山，夫人黃氏一子曰稚言，先君四年卒。稚言之子曰昇，從余三十年，請曰：某嘗欲以吾祖爲託，至是始克有言也。銘曰：徐樂嚴安，幅臆見收，有嘉秀伯，良亦其儔，誰不我與，東山之休。

永樂大典卷之三十一百五十一